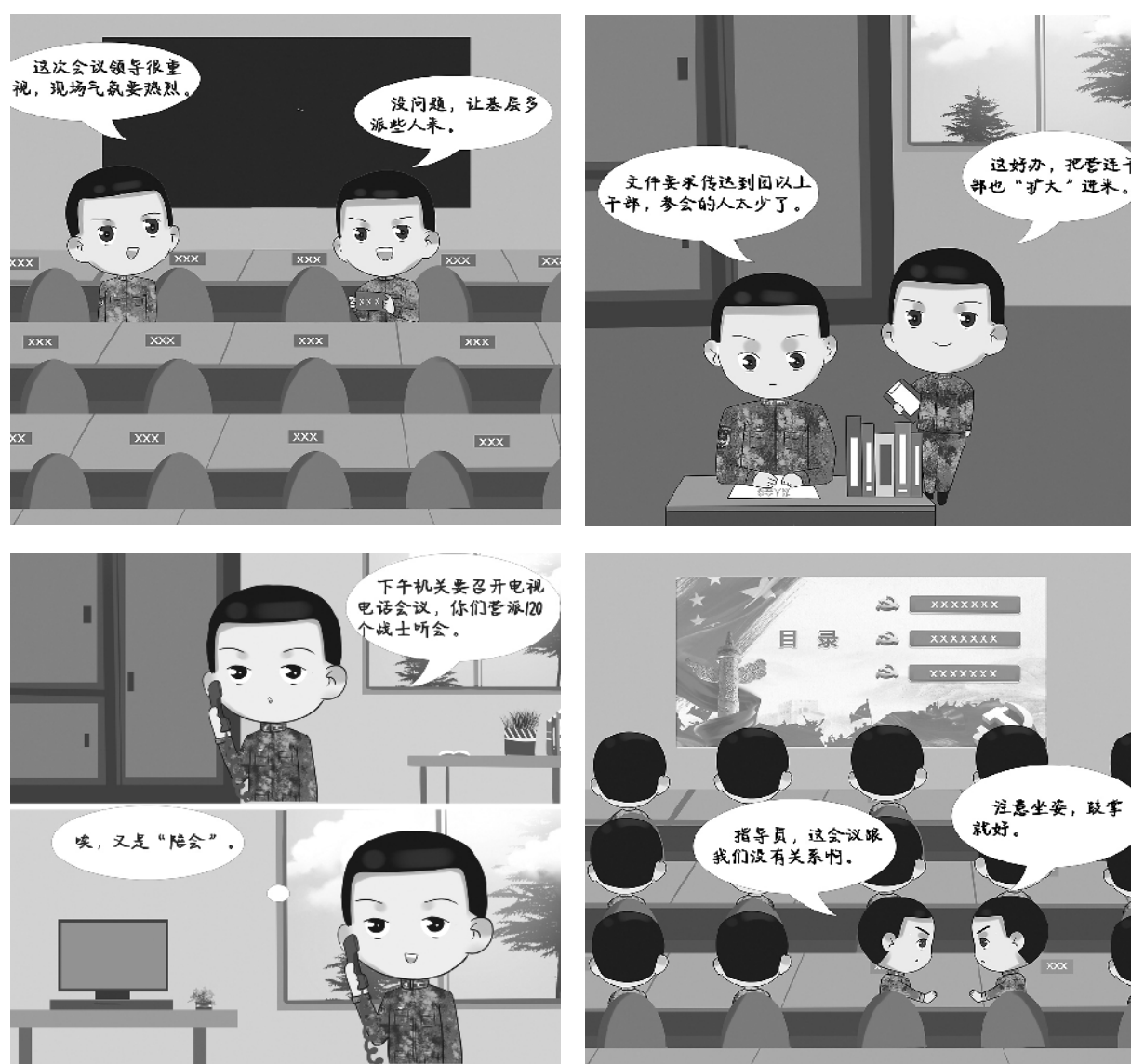




开会，别让基层官兵当「群演」



召开电视电话会议，本是统一思想、部署工作、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的好方法，但是部分单位在开展的过程中却变了味儿。一些单位的会议组织者担心切换镜头时，上级领导看到分会场人数少了“不好看”，似乎有不重视之嫌，于是经常把毫不相关的基层官兵拉来当“群众演员”装点门面，还美其名曰“官兵都要听听也没啥坏处”。

真的没有坏处吗？其实不然。电视电话会议有各种议题，有的需要

全体官兵参加，以便及时了解会议精神，抓好贯彻落实，但有一些专业性很强的会议，只需分管领导、机关部门和相关业务骨干参加就可以了，并不需要劳师动众，把基层官兵都搬来。安排一屋子人搞“面子活儿”，不仅占用了基层官兵的时间精力，挫伤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，还影响和扰乱了基层正常秩序。

人多就等于重视吗？凡事都以大场面、大阵势来代替工作的具体落实，这是典型的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思想在作祟。郝小兵在此提醒会议组织者，要转变“人多等于重视”的错误观念，不要动不动就让基层官兵“陪会”，当“群演”，同时建议有关领导和部门，严格会议的审批程序，控制参会人员范围，切实做到“无关人员一个不多，相关人员一个不少”，把基层官兵从“会海”中解放出来，把时间和精力用在练兵备战的

主责主业上。

文/吴 阔、王佳男
图/马路通、赵 超

我在防控第一线——战“疫”手记

虽然很累，但一定坚持到底

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护士 蒋利娟

“2003年非典发生时，我不到5岁，如今22岁的我可以为疫情防控战役做些什么了……直到家乡的路都封了，我妈才告诉我，其实她早就猜到我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下上班。”

前天我发了一条朋友圈，不过把爸妈和亲友屏蔽了。从1月20日开始，我就战斗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一线，只是没有告诉他们。

凌晨1点的时候，我的那条朋友圈动态有一条长长的评论：“你这里的情景就是我当年的情景，其实你越不告诉家人，家人就越担心。我当年也是非典疫情结束后才知道，当家人通过电视看到我以后，不知往单位打过多少次电话……”

给我评论的是同科室的护士张玉敏大姐，她曾参与过抗击非典、甲流，批量收治感染腺病毒患者等多项重大救治任务。2003年抗击非典期间，还是一名实习护士的她，与我现在的状态差不多，工作强度高，精神压力大，常常失眠焦虑，也不敢向父母吐露任何情况。

17年过去，玉敏大姐已历练成为临床经验丰富的资深护士了。这次执行疫情防控任务，她总是对我们说不能慌、

不能乱，这样才能给病人增加信心。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：收治第一例新冠肺炎患者那天，我一听到病人呼叫就立刻往病房跑，玉敏大姐一把拉住我再三叮嘱：“不管怎样，一定要先把自己防护好再进病房。取标本时，要先通风，减少感染风险，只有先确保自己的安全，才能更好地服务患者。”

想到这些，我赶紧给张玉敏大姐回复了一条短信：“谢谢张老师，我已意识到这样做不合适了，我会给爸妈打电话说明情况，有时间也会多给他们发消息报平安……你是我们的榜样，我们一起加油，一起努力！”

在张玉敏大姐和许多有经验的老同志带领下，我的专业技术、心理素质在这段时间都得到了锻炼提升，学到了许多平时学不到的东西。如今，我戴着护目镜、面屏和三层手套，也能轻松完成静脉穿刺。

又进病房了。看到年长的患者，我会想起许久未见的父母，眼泪不禁在眼眶里打转，但我强忍着不哭，因为一哭护目镜会花，就什么也看不清了。

长时间高强度工作，已使大家身心俱疲。虽然都很累，但一定坚持到底。

(李 莹、戴 欣整理)

「疫」线速递

战斗在离病毒最近的地方

杨 军 谭 川

3月6日，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人武部民兵医疗救护分队的两名成员，全副“武装”走进该市一家五星级酒店，为正在隔离的6名来自疫情高风险区的国外友人进行新冠肺炎核酸检测。

当咽拭子碰到一名外国友人的咽喉壁时，由于咽部受到刺激，导致剧烈咳嗽，口腔中的泡沫和唾液喷在检测队员的防护服上。由于尝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，两名队员一边安慰受检者平复心态，一边调整检测方案。

经过两人的多次尝试，半个小时后终于顺利完成了采样任务。临别时，外国友人把大拇指竖得高高的，对两人表达最诚挚的感谢。

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，由株洲市三三一医院医护人员组成的这支民兵医疗救护分队，就一直坚持战斗在离病毒最近的地方。到这一天为止，他们已经在战“疫”一线连续奋战了23天。

随着株洲市全面复工复产，许多外省务工人员陆续返岗，其中不乏来自疫

情严重地区，以及韩国、日本、意大利、伊朗等疫情严重国家的人员，这给联防联控工作带来了更大的挑战。

株洲芦淞服装城是中南地区最大的服饰贸易群，众多商户都等着复工复产。为了尽快完成对他们的采样检测任务，医疗救护分队多数同志这些天几乎把家都安在了这里，尽量用最快的速度、最高的效率完成任务。

在笔者眼前，一位受检者突然呕吐起来，呕吐物全都吐在了负责检测的同志身上。一旁的分队成员张艳说，类似情况在检测期间他们经常遇到。由于采样人员需要直接接触病人和样本，即使层层防护仍存在一定的感染风险，但他们从始至终都没有人退缩。

经过一天的忙碌，医疗救护分队先后采集了上百个样本，当他们将所有样本运送回来时，已是凌晨两点多钟。此时，株洲市一片寂静，只有街上的路灯还散发着淡淡的柔光。

带兵人手记

战友情拒绝“物化”现象

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政治指导员 银祥鹏

这事儿还得从一次“砍价”风波说起。

战士刘山与张威是同年兵，自打新兵连开始，便是同一个班里摸爬滚打的好朋友，后来下连后又分到同一个连队，两人自然是形影不离、无话不谈。可这些天，张威对刘山的态度“一落千丈”，见面爱理不理，说话也很呛。

直觉告诉我，两人之间肯定有误会。于是，我找到刘山，经过一番推心置腹的促膝长谈，渐渐从他口中知道了事情的原委——

那是个周末，刘山将手机放在班里充电，便径直前往洗漱间洗衣服去了。

等他收拾利索回来后发现，张威通过手机发送了好几条购物链接，让他通过下载购物APP帮忙砍价。刘山立即点了进去，却发现砍价活动已经结束。而接下来，因站哨、出公差等种种原因，他错过了张威好几次的“砍价求助”。随后，张威在微信里给刘山撂下一句话：“别人不忙就你最忙，这点小忙都不帮，真不够朋友……”

刘山既憋屈又苦恼。每次领取手机，他的微信里总会有来自亲朋好友的各类砍价链接，本身使用手机时间就有限，等与家人通话完后再去点开链接，还没“砍几刀”便要上交手机。更让

他心生抵触与反感的是张威每次发送链接后的一贯说辞——“是兄弟就帮我砍一下”，他很纳闷儿，不想点开链接砍价难道就做不成兄弟吗？

在结束了与刘山的谈心后，我陷入了沉思。让我久久难以释怀的，不是两人之间的摩擦，而是以战友之名进行情感绑架的错误行为，这折射的恰恰是对当代革命军人战友情谊的深深误解。实际上，类似的误解在连队官兵当中并不鲜见。

于是，一场以“如何正确看待战友情”为题的讨论在全连展开。我以战友之间相互发送砍价链接为切口，列举身

边的种种现象，引导大家认识到真正的战友情不是体现在你来我往的抢票、砍价、点赞上，而是体现在困难面前相互扶持、训练场上相互鼓励、矛盾摩擦时相互包容、生死战场的以命相托……

教育结束后，我趁热打铁给刘山和张威布置了一项任务——合力探索某型装备训练方法，并给全连官兵示范。查资料、写教案、练操作……两人通力协作、集智攻关，在示范当日赢得全连官兵的赞许。我也发现，两人关系重归于好，又成了训练场上的好伙伴。

(田鸿儒、潘吉业整理)

有话想说，给我一只猫 (mail)

互联网邮箱:bjbccz@126.com
强军网网盘:bjbccz

营连日志

“给党委的一封信”活动遇冷之后

罗思霖 本报特约记者 范以书

“想让官兵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出来，就要认真对待他们的每一个诉求……”3月初，南部战区空军某团指导员刘子瞻在营党委上的一席话引发大家共鸣。他坦言，让官兵从想说到敢说，再到争着说，着实不易。

去年，该营党委在抓基层风气建设中，推出了“给党委的一封信”活动。岂料，活动刚一开展就遇了冷。教导员谢国民深入了解后发现，过去在对待官兵的意见建议时，常常以“这是上级要求的”“以前都这么干的”等进行回应。这一次，营党委主动征求意见，官兵们自然也不买账。

看着精心策划的活动吃了“闭门羹”，营党委一班人进行了深刻反思，并从解决连队健身器材数量不足的问题入手，逐一解决此前积压的问题。

与此同时，他们还组织了多场讨论，从中梳理出合理化建议，并及时与机关对接。

看到自己提的意见建议有反馈、有落实，官兵们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调动，“给党委的一封信”活动开展得越来越红火。

前段时间，针对大家反映的干部课余时间擅自派战士出公差、连队占用训练时间安排战士除草等现象，该营党委迅速作出通报，有关当事人受到严肃批评。问题建立有“回音”，不仅在官兵中树起了立查立办的鲜明导向，更激活了基层风气建设的“一池春水”。谢国民告诉记者：“现在官兵都能积极主动参与到加强基层风气建设行动中来。”



Mark军营

趣味训练

连日来，武警江苏总队宿迁支队通过开展小型竞赛提高训练的趣味性，激发官兵训练热情。看，抗阻仰卧起坐，大家谁也不肯输。

吴佳洪摄

值班员讲评

教育讨论要真“发言”

值班员：南部战区陆军某旅教导员 梁越飞
讲评时间：3月9日

近期检查教育情况时，我发现个别班排的教育讨论是“无声”的，发言记录也是将每名同志写在纸上的内容汇总而成，这种做法看似节省了时间，实则并不可取。

讨论交流是教育的重要环节，为的是让战友之间产生思想碰撞，加深对教育内容的理解，进而提高认识，有所收获，而不发言、不交流就很难取得教育应有的效果。

同志们，我们常说“灯越拨越亮，理越辩越明”，教育讨论要真“发言”，鼓励大家要畅所欲言，毫不遮掩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疑惑，这样才能推动教育真正入脑入心、落地生效。

(许生军、周宇鹏整理)